

島嶼四章



得獎者簡介

樊星，1985年生於西安，少時隨父母移居廣州，現於澳門大學英文系攻讀文學碩士學位。詩作及詩歌翻譯作品散見於澳門、澳洲、美國、瑞士的報刊雜誌和文學選集。個人中英雙語詩集《兔子在午後夢見愛麗絲》於2009年在澳門出版。

墓園

陽光使人漸盲漸靜
一如守口如瓶的黑暗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只是天使鼻樑上的積塵
又厚了些

一隻麻雀落在他的頭頂
而你覺得所有雕像都是強忍著笑
穿著戲服的演員

教堂右邊栽著兩棵柳樹
垂地的枝條兩手空空

不遠處，絲柏盤曲纏繞
你想起梵高，他葬在哪裡？
而這裡葬著錢納利
可你卻忘了尋找

一個混血男子走近
說這些都是藝術，天氣真熱，要不要吃個雪糕？
你盯著他手中那杯凝固的白色
一如這裡的一切，凝固的白色

在你遲疑的一刻

他問你當我是壞人？

總有洞悉危險的直覺
而在那凝固的白色中
你只看到善意
但除了拒絕
你別無他法

（為何總是無法相信陌生人？）

（難道你又能信任黑暗中陌生的靈魂？）

就這樣幾句話打破了寂靜
你走出大門

無視那個乞討的女人
迫自己不去猜想
她或是天使的化身

過海巴士

看那些幼鳥
在季候風中學飛

你發現
飛翔的秘密不在於如何扇動翅膀
而在於去親近寒風和海浪

鳥總是比你更懂得
怎樣在風中停留

懸在腦中
你無法想起牠們的名字

是的，如果你不知道牠們叫甚麼
又怎能說出牠們是甚麼
只用一個鳥字就輕輕帶過

鼓鼓的喉囊
塞滿混着魚腥的字詞
晚餐桌上吐出一堆
橫折點撇捺



西塞山前白鷺飛
斜風細雨不須歸

女白領的高跟鞋

她買了人生中第一雙高跟鞋
因為那天她的老闆說
不希望再看到
她與別人的秘書
站到一起時，矮了一截

第二天她走在街上
在吵雜的車聲人聲中
聽到高跟鞋一路敲出
kockockock的聲音
第一次在這個城市中
聽見了自己的存在

於是她迷戀上所有細微的聲響
從門縫溜進來的夜晚的海風
咸腥而帶有某種暗示使她一夜不眠
第二天在公司的廁格
聽見頭頂上的水管中流過她的名字

她開始注意避開茶水間門口那塊土耳其地毯
一不小心踩在上面就像被人劫持用毛巾堵住嘴
發出昏昏吞吞憋悶至極的聲響
那不是正確的求救信號

紅菱艷

綠野仙蹤

一雙鞋可以殺人

也可以帶人回家

她在加班時這樣想

此刻又聽到叮叮的聲音

轉頭看見一隻蛾

飛到十樓高

正一次又一次

撞向桌旁的那面玻璃幕牆

到燈塔去

她隨那道光去了

走進樹林巨大的瞳孔

衣衫被靛藍的霧濡濕後

對於那些琥珀色眼睛的凝視

也就安之若素了

那扇門說

閉上眼，伸出手

她於是在牆壁上

摸出一條藤

指落處花開果落

又握出一朵雲



一隻無頭鳥
從雲端飛出
在一條浸水的隧道中滑翔
一團光從水底升起
向她撲來

光熄滅後
她發現自己
靠在小酒館的木椅上
朋友點起最後一根煙
說起那個看冰的下午

煙霧和詞語
如絲般在他們頭頂
盤曲纏繞成一片積雨雲
砸下一些彩色的字

那些字使地板長出青苔
一隻松鼠在上面滑倒
留下一顆榛子
十秒後一聲輕響
果殼裂開
流出一片海洋

得獎感言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文學獎主辦方頒這個獎給我。新詩組的三位評審——葉輝老師、鄭愁予老師和焦桐老師，謝謝你們的肯定，作為你們三位的讀者，能得到你們的肯定，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其次，我要感謝我的研究生導師澳門大學英文系教授兼詩人客遠文先生，是他鼓勵我走上詩歌創作和翻譯的道路。謝謝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培養我對文學和閱讀的興趣，還有給予我一個自由自主的成長環境。最後，我想特別感謝一位香港的詩人前輩——也斯，雖然我們並不經常見面，但每一次與他的會面和他的每一封郵件，都令我產生一種認同感並由此得到動力。

去年夏天，我第一次主動投稿給澳門某報紙每個禮拜三的詩歌專欄，一個禮拜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半年過去了，我都沒有收到任何回音。漸漸地我覺得這首詩不會被採用了，但我並不想也沒有放棄，在修改後它成為《島嶼四章》的第一首，並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寄出、參賽。二月底，我的信箱中出現了一封稿酬通知書，原來那首詩的初版終於發表了，但出於對城市文學獎的尊重，我一直沒有去領取稿費。現在三個月過去了，那張過期的通知單還躺在我的抽屜裡。我把它當作一個紀念，一方面告訴自己不要失去創作的信心，另一方面提醒自己一個由詩人、讀者和評論者，以及包括詩歌獎在內的各類傳播者所構成的詩歌共同體的存在。



評審意見

焦桐先生

文字精鍊，意象準確，音響效果不錯。有效掌握詩創作的要素，以一種意在言外的技巧，藉欲言又止的敘述手段，表現出曠遠的意境，如末段：「轉頭看見一隻蛾 / 飛到十樓高 / 正一次又一次 / 撞向桌旁的那面玻璃幕牆」。適度運用的狀聲詞很有意思，如「在吵雜的車聲人聲中 / 聽到高跟鞋一路敲出 / kockockock」，彷彿在叩問這世界。基本動作相當漂亮：漂亮的細節描繪，漂亮的隱喻，結構出有效的形式。是一首風格成熟的佳作。

葉輝先生

虛實之間時有靈光一閃，如〈過海巴士〉以動寫靜；幼鳥學飛，「只用一個鳥字輕輕帶過」，「晚餐桌上吐出一堆 / 橫折點撇捺」；如〈女白領的高跟鞋〉的一隻蛾，「正一次又一次 / 撞向桌旁的那面玻璃幕牆」，俱教人回味。

